黑龙江日报
2026年11月16日 星期一

副刊 天鹅

主编：文天心
责编：于晓琳
执编/版式：石 琪
美编：倪海连

投稿邮箱
hljrbte@163.com

请关注龙头新闻APP
文旅频道·天鹅专栏

松花江畔的守望

□刘瑞

五月，松花江畔百花争妍，万物生长。我怀着浓浓的思乡之情，趁着五一假期，乘飞机回到了故乡——美丽的冰城哈尔滨。

自东北农业大学本科毕业后赴浙江大学读书以来，我便鲜少归乡。并非沉醉于江南的温婉风光，实在是科研工作繁重，难得有大段完整的假期。去年十二月，我正式入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，成为一名继续奋战在科研一线的高校青年教师。今年，我终于得以借着法定假日回到怀念已久的故乡。

两个多小时的航程转瞬即逝。飞机即将降落之际，从松北区上空掠过，隔着层叠的云雾，隐约可见雪花广场的轮廓与松花江浩荡的气势，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，愈发壮美动人。

每次回东北，我总爱逛一逛街边的早市，这次也不例外。回到哈尔滨后，生物钟也自然而然地调回了“东北时间”。清晨五点，我便起身陪母亲到公园跑步。家住会展中心旁，我们便一路跑到湘江公园。初春时节，这里风景如画，绿道规划得也颇为用心。哈尔滨的春天仿佛一夜之间给城市披上了五彩新装，公园里桃红柳绿，处处洋溢着欣欣向荣的气息。

晨练的市民不少，以中老年人居多。大家锻炼的方式也各不相同：有人跑步，有人打太极，有人跳广场舞，有人使用健身器材，还有人举着手机拍摄短视频，记录清晨的烟火日常。跑道上，人们的穿着也各有特点：有的身着印有各地马拉松标识的运动服，似乎正在为即将到来的“哈马”备赛；有的穿着休闲运动T恤衫；还有的随性搭配，透着东北人特有的爽朗与自在。无论职业、衣着、年龄，大家在同一条跑道上挥洒汗水，偶尔还有人在跑道边互相鼓劲，场面朴实而热烈。

运动结束后，信步走到早市，来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，再配上刚出炉的烧饼，这便是我儿时记忆中东北最熟悉的味道。东北的早市文化，是关东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与别处不同的是，哈尔滨的早市不只售卖早餐和各类食材，还能见到古玩旧物摊，也有理发、按摩等便民服务。理发师手中多是老式剪刀和机械推子，还会用剃刀为顾客修剪胡须；按摩摊点则常由视障人士经营，这也是他们再就业的一条途径。晨曦洒在街巷之间，目之所及，人们脸上多是昂扬向上的神情。这种乐观与坚韧，正是藏在东北人血脉中的精神：面对生活的风雨，始终保有向前走的勇气。

随着时代发展，早市里也出现了新的身影：自媒体主播。移动互联网的普及，让在早市出摊的农民大爷也能一边使用移动支付，一边通过短视频平台直播分享自己的日常劳作与朴实生活。东北的早市，既连接着传统与现代，也映照出科技进步惠及百姓生活的真实图景。

短暂的假期里，我尽可能多走多看，去一些以往在哈尔滨生活时未能细细游览的地方。趁着到道外买东西的机会，我顺道走进了古梨园。古梨园是道外区一座颇具特色的公园，园内亭台楼阁，古色古香。园中有一棵一百四十余年树龄的古梨树。五一前后，正值梨花盛开，阳光穿过枝头，满树素白映着青瓦飞檐，显得格外端庄清雅。

漫步园中，满园春色扑面而来，耳边不时传来悠扬的乐曲。循声望去，几位退休老人正在树荫下跳探戈，再仔细一听，那乐曲竟是他们自己演奏的。乐声与笑声交织在一起，让人仿佛穿越回几十年前的哈尔滨，回到祖辈那一代人激情燃烧的岁月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我的爷爷成为哈尔滨汽轮机厂的一名产业工人。年轻时，他连续加班加点工作，累倒后稍作休息，又回到岗位上。像他那一代人一样，无数东北产业工人把青春和汗水献给了祖国建设，也在这片黑土地上留下了深沉而坚定的奋斗足迹。

近年来，以哈尔滨为代表的冰雪旅游、文化旅游持续升温，城市活力不断显现，我对这片土地的未来始终充满信心。十二年前，我独自从哈尔滨出发，来到西子湖畔，进入浙江大学求学。转眼间，十二年匆匆而过。如今，我已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，继续在神经科学与脑机接口领域从事科研工作。求学路上，长辈们在国企艰苦创业、踏实奉献的精神，常常在我遇到科研和生活困难时给我力量。

科研是漫长的坚守，每当想起松花江畔的晨光，心中便多了一份温暖与力量。愿这片生我养我的黑土地越来越好，也愿每一位在各自岗位上奋斗的人，都能在新的征程中收获属于自己的光亮。



《故乡风景》 版画 吴静秋

母亲的“小目标”

□崔英春

母亲的生日在金秋十月。从今年的大年初一开始，母亲就开始盼着这一天早点到来。这一天像一道光，透着小小的希望，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让她盼望。受她影响，从春天到夏天，我和弟弟妹妹也时不时看看日历，问一句：“咱妈生日还差几天？”

到了这一天，她就80岁了。

过了这个生日，她就可以“拿钱”了。很多年前，我奶奶，也就是母亲的婆婆，就享受过这笔钱，那是国家给的高龄补贴，只要年满80岁，每个月都有。全家对此都津津乐道。具体金额我记不太清了，当然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能拿到这笔钱，何等荣耀。

母亲也“眼馋”，毕竟“人家”都有了。她也要努力。春天刚过，我特意搀着母亲跑了一趟社区，去打听办手续的事。窗口的女同志特别热情，告诉我：“过了生日就可以来办手续了，拿着证件来。”临走时，我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是多少钱？”

答曰：“25元。”

我哑然失笑：每月25元，一年下来300元。

高龄补贴各省标准不一，钱虽微薄，但形式大于内容，自带荣光。

母亲这一生，心里不装事。太复杂的东西她不想，别人对她不好，她也自动屏蔽。她只记得那些对她好的、有意思的、美好的事情。健忘的“毛病”也变成了她的护身符和天然优势。别人还在纠结“值不值得”“有没有意义”“别人怎么看我”的时候，她已轻装上阵，继续往前走了。

年轻时候，母亲的“小目标”是供我们三个孩子上学，盼我们成家立业。她盼着猪能养肥，筐里的鸡蛋越攒越多；盼着我们拿回一张张喜报、一份份成绩单。每逢考试这天，她总要擀上一锅面条，每个人碗里都卧一个荷包蛋。

中年时，母亲的“小目标”是推着轮椅上的父亲，翻过村头的那道高岗回家。夕阳把两人的影子叠在坡上。她打理一方小菜园，浇水施肥，挥汗如雨，然后看着西红柿、大白菜慢慢长成，再喜滋滋地把一串串红辣椒和收获的果实挂满屋檐下。

老年时，母亲的“小目标”是两条细腿还能自己走。实在走不动时，她就唱歌，唱着“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”，给自己打气，咬牙走稳每一步。

她这一辈子，就是靠这两条细腿走过来的，比别人多吃了不少的苦。出去捡粮食回来的路上，她发现有一大棵野菜，长得特别水灵。一心要去摘回来喂猪，不慎一脚踩空，掉进废菜窖里。她吓坏了，大声呼救没人应。到底是自己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爬上来。出来时，浑身是土，惊魂未定，手里却死死抓着那棵水灵灵的野菜。

母亲这两条细腿，走得慢，走得笨，却从来没停过。她一辈子学不会骑自行车，却从没耽误干活。秋收过后，公家的大地“开放”，家属们相约去“捡秋”。别人骑车来去，她就推着自行车走。天色将晚，别人早就骑车到家，她还在路上，一步一步推着车，车上驮着装满粮食的大麻袋，慢慢往前挪，像一只负重的小蚂蚁。遇上大雨，她浑身淋得湿透，也不肯停下脚步。她走得太慢了，到家时已经夜色沉沉。单单这一个秋天，她捡了两千多斤黄豆，拿去磨了豆油、换了豆腐，丰富了我家的餐桌。

母亲一辈子做过不少“一根筋”的傻事。这份持之以恒的坚韧，变成了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。我弟曾说：“别小瞧咱妈。她自有她的道。”

一年又一年，一天又一天，母亲盼着我们放学，盼着我们工作后放假回家，盼着我们出差回来，盼着参加孙辈们的婚礼，盼着春节一家人团聚时拍合影——她高高兴兴地喊“茄子！”盼着户口本上那个迟来的80岁。

母亲的心愿从不大而空。一个个小盼望，就这样照亮了日子。盼着，熬着，小目标完成了，又生出新目标；一个个目标连起来，便成了一条通往希望的路。我想，人间长路，真正撑着普通人走过风雨岁月的，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大目标，而是这些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小盼望。它们让日子有了落脚的地方，也有了抬头可奔赴的光亮。

熟悉的人，都知我母亲还有一句名言，也是她的“小目标”——为活到128岁而奋斗！

为此，她信心十足。每天都蹒跚着迈开两条细腿，坚持出来锻炼。我们也都支持她——那可不是简单的锻炼，分明是有一股向上的心气儿，领着她走向下一个春天。

人总得有点理想，万一实现了呢？

她的小目标，小吗？

关于东北文学“地方性”的思考

□蒋叶

近些年，“新东北文学”“新南方写作”等带着鲜明地理印记的创作潮流相继涌现，成为当代文坛一道醒目的风景。这些写作以“地方”为独特切口，把空间经验、文化记忆和时代变迁密密织进文字里，让“地方”不再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，而变成了有温度、有呼吸、有性格的鲜活维度。黑龙江作家笔下的文字，就带着黑土地独有的凛冽与温柔，构筑了东北文学最动人的精神内核。当我们回望这些作品时，总能顺着文字回到特定的历史现场，触摸到黑土地上独有的文学温度与力量。

上世纪30年代，东北的社会剧变开启了中国救亡文学的重要篇章，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在此时期彰显出鲜明的“民族—国家”叙事特质。舒群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家，他的作品主要聚焦于黑土地，展现了哈尔滨至阿什河一带英勇抗战的山河岁月，同时梳理了东北作家群乡土书写的多重轨迹，展现出20世纪30年代东北文学的“地方性”。舒群的抗战文学分为“国防文学”与“烽火抗战”两个阶段。《没有祖国的孩子》中讲述流亡东北的朝鲜少年遭遇“九·一八”事变的抗战故事，发表后被周扬列为“国防文学”的样本。《满洲的雪》则照应京旗文学“儿女英雄”的传统母题，在烽火抗战时期展现家国至上的爱国理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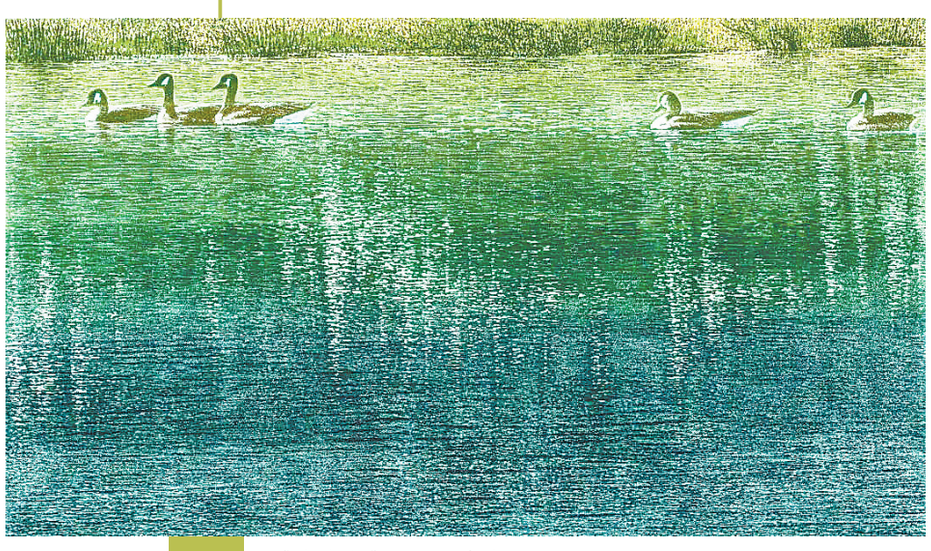
在关于东北文学“地方性”的讨论中，自然与生命的议题始终处于重要位置。在萧红的文学作品中，东北的“地方性”特征十分鲜明，肥沃的黑土、生长的作物、饲养的家畜，她对土地的“养育性”与“脆弱性”展开双重书写，认为人与土地之间是深度绑定的生命共同体，两者互利互惠的关系打破了以人类为中心的叙事惯性，展现出对农耕文明生态逻辑的深刻认知。

从自然书写到生命叙事，迟子建以其独特的目光和生命体验彰显了她对东北“地方性”的深刻思考。她将个体生命置于自然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中，用根植于东北地域文化土壤的生命叙事温情地抚慰人间悲苦。她不激烈地批判，却立场鲜明，同时尝试提供一种解决的路径，用以照亮生存之路。同时，在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中，她通过跨民族的视角进行观察书写，展现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与风貌。

东北工业题材小说是东北文学在特定历史情境下“地方性”表达的重要途径。工业题材小说通常以工业生产、工业技术和产业工人为主要描写对象，并遵循工业自身逻辑展开叙事，它与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紧密相连，并集中展现工人阶级形象和工业发展历程。东北地区作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摇篮，工业文化和历史积淀为当地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，草明的《原动力》、李云德的《沸腾的群山》、邓刚的《八级工匠》等作品纷纷涌现。东北工业题材小说伴随着时代发展的脉搏不断演变，形成独特的“地方性”审美风貌和发展脉络。

谈论东北文学的“地方性”，不是要把它困在地域的标签里。“地方性”既像是一股清流，为当代文坛注入新鲜的活力；更像是一个窗口，让我们透过东北的故事，看到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鲜活缩影。从黑土地出发，又不止于黑土地，把个体经验、地方记忆和整个国家的发展紧紧联结在一起，这或许正是“新地方写作”最具生长性的方向。





《家乡水》 版画 李永生

腌酸菜

□张林



秋风掠过窗棂，天便一日日变得清疏敞亮。北方人家的秋日烟火，总少不了那一锅酸爽适口的酸菜。从前住乡下，寻一处阴凉角落，搬来大缸腌上整棵白菜，便万事妥当。如今搬进楼房，屋内温度高，整棵白菜入缸极易闷烂变质，家里便摸索出切条装瓶的腌法，稳妥省事，慢慢成了我们家独有的秋日习俗。

趁着午后天光和煦，一年一度腌酸菜的活儿就热热闹闹张罗起来。十棵敦实饱满的大白菜，足足八十斤，整整齐齐码放在厨房的灶台上。青白厚实的菜帮，嫩黄舒展的菜叶，还带着田地里的清鲜气息。望着这一堆白菜，心里便生出踏踏实实的安稳。一家人分工搭手，不慌不忙，处处皆是细碎家常的温柔。

老伴和儿媳守在案板前，负责切菜。菜刀起落，沙沙的切菜声，在午后屋里悠悠回荡，是最动听的家常曲调。她们剥去外层干枯老叶，掰开紧实的菜心，把白菜切成宽窄匀净的菜条。儿媳年轻，手脚利落；老伴操持家务多年，手法老练从容。二人一边切菜，一边闲话家常，聊聊邻里琐事，盘算冬日吃食，轻言笑语间，融融暖意漫满全屋。

我守在一旁，专门往瓶里填菜、杵菜。七个刷洗干净的大玻璃瓶立在地上，等着盛满秋日的滋味。一把把切好的白菜条装进瓶中，铺一层菜，便撒一层精盐，盐粒散落在青白菜条的缝隙之间，再拿起光滑的擀面杖，顺着瓶底贴着瓶壁，一下一下用力杵实。楼房室内温度高，腌菜最怕菜体虚浮存气，唯有层层杵紧压实，排尽空气，盐分才能慢慢浸润菜体，避免腐坏，腌出来的酸菜才脆爽地道，酸香纯正。

八十斤白菜，十棵菜，分量着实不轻。铺菜、撒盐、杵压，一遍遍地重复，动作朴素单调，心中却不觉枯燥。擀面杖沉沉起落，瓶里的菜条渐渐压紧实。一只只空瓶，由稀疏变得饱满，我的心底也随之充盈。这不单单是腌制家常酸菜，更是北方人家对漫漫寒冬的一份期许，是岁岁年年延续下来的家庭仪式。

整整一个下午，就在切菜、撒盐、杵菜的默契协作中缓缓流逝。待到夕阳西沉，暮色漫进屋内，七个大瓶已经全部杵得满满当当。屋内温度太高，不宜存放，仔细封好瓶口后，便把这七瓶酸菜一一搬到楼道，借楼道的阴凉通风，静待发酵。待七八日之后，还要往瓶内淋入适量白酒，撒上酸菜鲜，进一步抑制杂菌，保障腌菜品质。

住在楼房，没有乡下老院落那样的阴凉，好在楼道尚能借得几分凉意，更难得的是身边有家人相伴。没有旧时大缸的阔大气派，七只玻璃瓶，切菜分装，层层用心，牢牢锁住白菜原本的清甜。静待时日流转，瓶中的菜条便会在阴凉之中，慢慢酝酿出醇厚柔和的酸香。待到寒冬飞雪，窗玻璃凝起霜花，启开一瓶酸菜，包饺子、炖白肉、煮粉条，一口鲜酸爽利，便可驱散冬日的凛冽寒气，温暖三餐四季。

岁岁腌酸菜，年年有温情。八十斤白菜，七瓶秋味，一家人同心协力，烟火相伴。平凡的日子，无需轰轰烈烈，就像这样一个秋日午后，家人相守，分工协作，琐碎日常里自有动人的安稳。静静摆放在楼道的一瓶瓶酸菜，收纳秋日风物，蕴藏人间烟火，盛满寻常人家绵长踏实的岁月暖意。



《秋叶》 版画 李光